

The Complete Works of
Shi Tiesheng

史铁生全集

长篇小说

务虚笔记

北京出版社

史铁生全集



长篇小说

务虚笔记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务虚笔记 / 史铁生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5. 12
(史铁生全集 长篇小说)

ISBN 978 - 7 - 200 - 11764 - 6

I. ①务… II. ①史…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8858 号

策 划 曲 仲 隋丽君
责任编辑 陈晓敏 隋丽君
装帧设计 王 斐
责任印制 吴凤兰

史铁生全集 长篇小说

务虚笔记

WUXU BIMI

史铁生 著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bph. com. cn](http://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本 30.25 印张 446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0 - 11764 - 6

定价: 66.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史铁生（1951年1月—2010年12月），男，生于北京。1967年毕业于清华附中初中，1969年去延安地区插队落户。1972年因双腿瘫痪回到北京，在街道工厂工作，后因急性肾损伤，回家疗养。1979年后相继有小说集《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命若琴弦》等，散文集《我与地坛》等，以及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出版。1998年肾衰竭致尿毒症，终至透析。之后，有随笔集《病隙碎笔》等，散文集《记忆与印象》等，以及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出版。2010年出版随笔集《扶轮问路》和剧本影评集《妄想电影》。2012年出版未竟集《昼信基督夜信佛》。

《史铁生全集》总目

长篇小说 《务虚笔记》

长篇小说 《我的丁一之旅》

中篇小说 《命若琴弦》

短篇小说·小小说 《第一人称》

散文·随笔 《我与地坛》

长篇散文与随笔 《记忆与印象》

剧本·诗歌 《最后的练习》

序跋·杂记 《新的角度与心的角度》

书信 《信与问》

合作·改写 《多梦时节》

访谈 《扶轮问路》

未竟稿·涂鸦·手迹 《昼信基督夜信佛》



目 录

001	第一章 写作之夜
009	第二章 残疾与爱情
019	第三章 死亡序幕
035	第四章 童年之门
047	第五章 恋人
067	第六章 生日
090	第七章 母亲
113	第八章 人群
126	第九章 夏天的墙
155	第十章 白色鸟
181	第十一章 白杨树
208	第十二章 欲望
234	第十三章 葵林故事(上)
256	第十四章 昨天

276	第十五章 小街
297	第十六章 葵林故事(下)
315	第十七章 害怕
341	第十八章 孤单与孤独
372	第十九章 差别
413	第二十章 无极之维
427	第二十一章 猜测
452	第二十二章 结束或开始
479	编后记

第一章

写作之夜

1

在我所余的生命中可能再也碰不见那两个孩子了。我想那两个孩子肯定不会想到，永远不会想到，在他们偶然的一次玩耍之后，他们正被一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他们正在成为一本书的开端。他们不会记得我了。他们将不记得那个秋天的夜晚，在一座古园中，游人差不多散尽的时候，在一条幽静的小路上，一盏路灯在夜色里划出一块明亮的圆区，有老柏树飘漫均匀的脂香，有满地铺撒的杨树落叶浓厚的气味，有一个独坐路边读书的男人曾经跟他们玩过一会儿，跟他们说东道西。甚至现在他们就已忘记，那些事在他们记忆中已是不复存在，如同从未发生。

但也有可能记得。那个落叶飘零的夜晚，和那盏路灯下一个孤单的身影，说不定会使他们之中的一个牢记终生。

但那不再是我。无论那个夜晚在他的记忆里怎样保存，那都只是他自己的历史。说不定有一天他会设想那个人的孤单，设想那个人的来路和去处，他也可能把那个人写进一本书中。但那已与我无关，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印象和设想，是他自己的生命之一部分了。

男孩儿大概有七岁。女孩儿我问过她，五岁半——她说，伸出

五个指头，随后把所有的指头逐个看遍，却想不出半岁应该怎样表达。当时我就想，我们很快就要互相失散，我和这两个孩子，将很快失散在近旁喧嚣的城市里，失散在周围纷纷纭纭的世界上，谁也不再找不到谁。

我们也是，我和你，也是这样。我们是否曾经相遇过呢？好吧你说没有，但那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或者不曾觉察，忘记和不曾觉察的事等于从未发生。

2

在一片杨柏杂陈的树林中，在一座古祭坛近旁。我是那儿的常客。那是个读书和享受清静的好地方。两个孩子从四周的幽暗里跑来——我不曾注意到他们确切是从哪儿跑来的。他们跑进灯光里，蹦跳着跑进那片明亮的圆区，冲着一棵大树喊：“老槐树爷爷！老槐树爷爷！”不知他们在玩什么游戏。我说：“错啦，那不是槐树，是柏树。”“噢，是柏树呀。”他们说，回头看看我，便又仰起脸来看那棵柏树。所有的树冠都密密地融在暗黑的夜空里，但他们还是看出来，问我：“怎么这棵没有叶子？怎么别的树有叶子，怎么这棵树没有叶子呢？”我告诉他们那是棵死树：“对，死了，这棵树已经死了。”“噢，”他们想了一会儿，“可它什么时候死的呢？”“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看样子它早就死了。”“它是怎么死的呢？”不等我回答，男孩儿就对女孩儿说：“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有一个人，他端了一盆热水，他走到这儿，哗——得……”男孩儿看看我，看见我在笑，又连忙改口说：“不对不对，是，是有一个人走到这儿，他拿了一个东西，刨哇刨哇刨哇，咔！得……”女孩儿的眼睛一直盯着男孩儿，认真地期待着一个确定的答案：“后来它就怎么了呀？”男孩儿略一迟疑，紧跟着仰起脸来问我：“它到底怎么死的呢？”他的谦逊和自信都令我感动，他既不为自己的无知所羞愧，也不为刚才的胡猜乱想而尴尬，仿佛这都是理所当然的。无知和猜想都是理所当然的。两个孩子依然以发问的目光望着我。我说：“可能是因为它生了病。”男孩

儿说：“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也可能是因为它太老了。”男孩儿还是问：“可它到底怎么死的呢？”我说：“具体怎么死的我也不知道。”男孩儿不问了，望着那棵老柏树意犹未尽。

现在我有点儿懂了，他实际是要问，死是怎么回事？活，怎么就变成了死？这中间的分界是怎么搞的，是什么？死是什么？什么状态，或者什么感觉？

就是当时听懂了他的意思我也无法回答他。我现在也不知道怎样回答。你知道吗？死是什么？你也不知道。对于这件事我们就跟那两个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只知道那是必然的去向，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能做的一点儿也不比那两个孩子所做的多——无非胡猜乱想而已。这话听起来就像是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最终要去哪儿，以及要去投奔的都是什么。

3

窗外下起了今年的第一场秋雨，下得细碎，又不连贯。早晨听收音机里说，北方今年旱情严重，从7月到现在，是历史上同期降水量最少的年头。水，正在到处引起恐慌。

我逐年养成习惯，早晨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听广播。然后，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若是没人来，我就坐在这儿，读书，想事，命运还要我写一种叫作小说的东西。仿佛只是写了几篇小说，时间便过去了几十年。几十年过去了，几十年已经没有了。那天那个女孩儿竟然叫我老爷爷，还是那个男孩儿毕竟大着几岁，说“是伯伯不是爷爷”，我松了一口气，我差不多要感谢他了。人是怎样长大的呢？忽然有一天有人管你叫叔叔了，忽然有一天又有人管你叫伯伯了，忽然有一天，当有人管你叫爷爷的时候你作何感想？太阳从这边走到那边。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能看见一群鸽子，落在邻居家的屋顶上咕咕地叫，或在远远近近的空中悠悠地飞。你不特意去想一想的话你会以为几十年中一直就是那一群，白的、灰的、褐色的，飞着、叫着、活着，一直就是这样，一直都是它们，永远都是那一群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可事实上

它们已经生死相继了若干次，生死相继了数万年。

4

那女孩儿问我看的什么书(“老爷爷你看的什么书?”“不对，不是爷爷是伯伯。”“噢，伯伯你看的什么书?”)，我翻给她看。她看看上面有没有图画。没有。“字书。”她说，语气像是在提醒我。“对，字书。”“它说什么?”“你还不懂。”是呀，她那样的年龄还不可能懂，也不应该懂。那是一本写给老人的书。

那是一个老人写下的书：一个老人衣袖上的灰 / 是焚烧的玫瑰留下的全部灰烬 / 尘灰悬在空中 / 标志着这是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

不不，令我迷惑和激动的不单是死亡与结束，更是生存与开始。没法儿证明绝对的虚无是存在的，不是吗？没法儿证明绝对的无可以有，况且这不是人的智力的过错。那么，在一个故事结束的地方，必有其他的故事开始了，开始着，展开着。绝对的虚无片刻也不能存在的。那两个孩子的故事已经开始了，或者正在开始，正在展开。也许就从那个偶然的开始，以仰望那棵死去的老树为开始，借意犹未尽来展开。但无论如何，必有一天他们的故事也要结束，那时候他们也会真正看见孩子，并感受结束和开始的神秘。那时候，在某一处书架或书桌上，在床头，在地球的这面或那面，在自由和不自由的地方，仍然安静而狂热地躺着一本书——那个以“艾略特”命名的老人，他写的书。在秋雨敲着铁皮棚顶的时节，在风雪旋卷过街巷的日子，在晴朗而干旱的早晨而且忘记了今天要干什么，或在一个慵懒的午睡之后听见隐约的琴声，或在寂寥的晚上独自喝着酒，在一年四季，暮鼓晨钟昼夜轮回，它随时可能被翻开被合起，作为结束和开始，成为诸多无法预见的生命早已被预见的迷茫。那智慧的老人他说：我们叫作开始的往往就是结束 / 而宣告结束也就是着手开始。 / 终点是我们出发的地方。那个从童年走过来的老人，他说：如果你到这里来， / 不论走哪条路，从哪里出发， / 那都是一样 / …… / 激怒的灵魂从错误走向错误 / 除非得到炼火的匡救，因

为像一个舞蹈家 / 你必然要随着节拍向那儿“跳去”。这个老人，他一向年轻。是谁想出这种折磨的呢？他说：是爱。这个预言者，在他这样写的时候他看见了什么？在他这样写的时候，这城市古老的城墙还在，在老城边缘的那座古园里，在荒芜的祭坛近旁，那棵老柏树还活着；是不是在那老树的梦中，早就有了那个秋天的夜晚和那两个孩子？或者它听见了来自远方的预言，于是坦然赴死，为一个重演的游戏预备下一个必要的开端？那个来自远方的预言：在编织非人力所能解脱的 / 无法忍受的火焰之衫的那双手后面 / 我们只是活着，只是叹息 / 不是让这样的火就是让那样的火耗去我们的生命……这预言，总在应验。世世代代这预言总在应验总在应验。一轮又一轮这个过程总在重演。

5

我生于1951年1月4日。这是一个传说，不过是一个传说。是我从奶奶那儿，从母亲和父亲那儿，听来的一个传说。

奶奶说：生你的那天下着大雪，那雪下得叫大，没见过那么大的雪。

母亲说：你生下来可真瘦，护士抱给我看，哪儿来的这么个小东西一层黑皮包着骨头？你是从哪儿来的？生你的时候天快亮了，窗户发白了。

父亲便翻开日历，教给我：这是年。这是月。这是日。这一天，对啦，这一天就是你的生日。

不过，1951年1月4日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是零，是完全的虚无，是我从虚无中醒来听到的一个传说，对于我甚至就像一个谣言。“在还没有你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存在了很久”——这不过是在有了我的时候我所听到的一个传说。“在没有了你的时候这个世界还要存在很久”——这不过是在还有我的时候我被要求接受的一种猜想。

我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过：我生于1951年。但在我，1951年却

在1955年之后发生。1955年的某一天，我记得那天日历上的字是绿色的，时间，对我来说就始于那个周末。在此之前1951年是一片空白，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它才传来，渐渐有了意义，才存在。但1955年那个周末之后，却不是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而是1951年冬天的某个凌晨——传说我在那时出生，我想象那个凌晨，于是1951年的那个凌晨抹杀了1955年的一个星期天。那个凌晨，奶奶说，天下着大雪。但在我，那天却下着1956年的雪，我不得不用1956年的雪去理解1951年的雪，从而1951年的冬天有了形象，不再是空白。然后，1958年，这年我上了学，这一年我开始理解了一点儿太阳、月亮和星星的关系，知道我们居住的地方叫作地球。而此前的比如1957年呢，很可能是1964年才走进了我的印象，那时我才听说1957年曾有过一场“反右”运动，因而1957年下着1964年的雨。再之后有了公元前，我听着历史课从而设想着人类远古的情景，人类从远古走到今天还要从今天走向未来，因而远古之中又混含着对2000年的幻想，我站在今天设想过去又幻想未来，过去和未来在今天随意交叉，因而过去和未来都刮着现在的风。

6

往事，过去的生活，分为两种：一种是未被意识到的，它们都已无影无踪，甚至谈论它们都已不再可能。另一种被意识到的生活才是真正存在的，才被保存下来成为意义的载体。这是不是说仅仅这部分过去的生活才是真实的？不，好像也不。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都是被意识改造过的，它们只是作为意义的载体才是真实的，而意义乃是现在的赋予。那么我们真实地占有现在吗？如果占有，是多久？“现在”你说是多久？一分钟？一秒钟？百分之一秒抑或万分之一秒？这样下去“现在”岂不是要趋于零了？也许，“现在”仅仅是我们意识到一种意义所必要的时间？但是一切被意识到的生活一旦被意识到就已成为过去，意义一旦成为意义便已走向未来。现在是趋于零的，现在若不与过去和未来连接便是死灭，便是虚空。那么

未来呢？未来是真实的吗？噢是的，未来的真实在于它是未来，在于它的不曾到来，在于它仅仅是一片梦想。过去在走向未来，意义追随着梦想，在意义与梦想之间，在它们的重叠之处就是现在。在它们的重叠之处，我们在途中，我们在现在。

7

但是，真实是什么呢？真实？究竟什么是真实？

当一个人像我这样，坐在桌前，沉入往事，想在变幻不住的历史中寻找真实，要在纷纷纍纍的生命中看出些真实，真实便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真实便随着你的追寻在你的面前破碎、分解、融化、重组……如烟如尘，如幻如梦。

我走在树林里，那两个孩子已经回家。整整那个秋天，整整那个秋天的每个夜晚，我都在那片树林里踽踽独行。路灯一盏和一盏相距很远，一段段明亮与明亮之间是一段段黑暗与黑暗，我的影子时而在明亮中显现，时而在黑暗中隐没。凭空而来的风一浪一浪地掀动斑斓的落叶，如同掀动着生命给我的印象。我感觉自己就像是这空空的来风，只在脱落下和旋卷起斑斓的落叶之时，才能捕捉到自己的存在。

往事，或者故人，就像那落叶一样，在我生命的秋风里，从黑暗中飘转进明亮，从明亮中逃遁进黑暗。在明亮中的我看见他们，在黑暗里的我只有想象他们，依靠那些飘转进明亮中的去想象那些逃遁进黑暗里的。我无法看到黑暗里他们的真实，只能看到想象中他们的样子——随着我的想象他们飘转进另一种明亮。这另一种明亮，是不真实的吗？当黑暗隐藏了某些落叶，你仍然能够想象它们，因为你的想象可以照亮黑暗可以照亮它们，但想象照亮的它们并不就是黑暗隐藏起的它们，可这是我所能得到的惟一的真实。即便是那些明亮中的，我看着它们，它们的真实又是什么呢？也只是我印象中的真实吧，或者说仅仅是我真实的印象。往事，和故人，也是这样，无论他们飘转进明亮还是逃遁进黑暗，他们都只能在我的印

象里成为真实。

真实并不在我的心灵之外，在我的心灵之外并没有一种叫作真实的东西原原本本地待在那儿。真实，有时候是一个传说甚至一个谣言，有时候是一种猜测，有时候是一片梦想，它们在心灵里鬼斧神工地雕铸我的印象。

而且，它们在雕铸我的印象时，顺便雕铸了我。否则我的真实又是什么呢？又能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印象。这些印象的累积和编织，那便是我了。

有过一个著名的悖论：

下面这句话是对的
上面这句话是错的

现在又有了另一个毫不逊色的悖论：

我是我的印象的一部分
而我的全部印象才是我

第二章

残疾与爱情

8

很多年了，我还是常常怀疑：C 坐在轮椅上，他是不是在跟我开一个玩笑？

在我纷纭的印象里最先走来的就是他。一幅没有背景的画面中，我看见 C 坐在轮椅上，宽厚的肩背上是安谧的晨光，是沉静的夕阳，远远望去像是一个玩笑。他转动轮椅的手柄，轮椅前进、后退、转圈，旋转一百八十度、三百六十度、七百二十度……像是舞蹈，像是谁新近发明的一种游戏，没有背景，没有土地甚至也没有蓝天，他坐在那儿轻捷地移动，灵巧地旋转，仿佛这游戏他已经玩得娴熟。远远地你想喊他，问他：“喂！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玩意儿是谁的？”他回转头来笑笑，驱动着轮椅向我走来。你想喊他，想跟他说：“嘿下来，快下来，哪儿来的这玩意儿？你快下来让我玩玩儿……”

但是你走近他，走近 C，于是发现他两条塌瘪的裤筒随风飘动，那时你才会慢慢想到发生了什么。尤其是如果你见过他赤裸的下身——近乎枯萎的双腿，和，近乎枯萎的整个下半身——那时命运才显露真相。那时，画面里就有了背景。在他的车轮下有了土地，在他的头上有了蓝天，在他背后和周围有了山和海一样的房屋与人